

<<千手玫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千手玫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68692930

10位ISBN编号：9868692938

出版时间：2012-5

出版时间：華品文創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作者：張瀛太 著

页数：41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千手玫瑰>>

前言

後記 鬼魂不散 父親過世很久很久了。
這幾年，我卻像是才逐漸反芻過來，覺得日子才過了不久。
但日子的確過了好久了，我卻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過的……我記得當時在大太陽下走了幾小時，一路找到那家警察分局，我要求看他的屍體照片，照片上，剝落的皮膚是青黃顏色，皮膚邊緣是鮮艷的綠色。

我不知道死人的皮膚會這樣大片剝落。
死亡證明上只有四個字，那四個字，彷彿是再正常不過的死因，像普通毫髮無傷的猝死的人通常被冠上或被隨意填上的病名。

我不願說它，這由不得我信或不信。

我不信，但我不得不收下那張死亡證明。

都說，他死時睜大了眼，拳頭握得很緊。

是誰為他拉下眼皮，掰開手指，我不知道。

那年我回鄉處理喪事，是現場唯一的直系血親，我決定了日期，選了棺材、骨灰甕和喪葬場地，但我沒能看到他完整的身體，棺材裡的他穿著 衣，棺材只開了一小道縫。

準備火葬那天，他終於被抬出來放在架子上，解凍了的身體嚴重縮水，像是衣服裡已沒了東西，他的臉上冒著細水珠，張開的嘴巴裡面是黑紫色舌頭。

當屍體再放入棺材，我上前看他最後一眼，不知為何，他的臉赫然是一邊白一邊黑，很突兀很分明，但棺材很快被蓋上了，抬走了，進焚化爐了。

幾天後，他來到我夢中，依舊騎著那台陳舊的富士牌腳踏車，後座載著我上學和打工時用的背包，它總是裝了太多書本，很重，壓得我駝背。

腳踏車載著我的背包騎進一條隧道，洞口透出幽幽的黃色亮光，他進隧道前始終回眸望我，直到消失在看不見的隧道裡。

我心裡像是被重重的一擊，很不甘心，拿出他的死亡證明，一路找到那家警察分局，調出照片，好好看他最後一眼，完整的全身的一眼。

小時候學過一首歌，德弗扎克的念故鄉。

但我忍不住說，我恨故鄉。

有時候我身心俱疲，太累了，沒力氣去想著我那長期的恨意，後來，我發現我懶得恨，或者承受太多，原來的恨已排不進心裡的空間了，只剩提防和恐懼。

就像連續劇的情節，從一個不算太大的事件，滾雪球般，引發一連串的悲慘和不幸。

若要說它，聽起來可能會像離奇變態的驚悚劇，不像真實的人生；但有人說人生如戲，很老掉牙的一句話，我卻不得不承認，當它發生在自己身上，確實是如戲，一場大悲劇。

從一個調查事件開始，從一個逃避般的遷移開始，一個家庭，擴及了週邊的親朋好友，就進入了長期噩夢，家破人亡。

我至今仍不說它，或者是，仍不敢說它。

只把眼淚擦乾。

那麼，先說點別的吧，說我的無知和幼稚。

那是戒嚴年代的記憶了，小學三年級，蔣中正總統華誕那天，全國放假。

我在家閒著沒事，把勞作課裡教的工藝溫習一遍，用一張白紙做成一個漂亮的燈籠，然後開開心心的掛到家門外。

父親午睡醒時，我獻寶似的要他看看屋外我的傑作，不料他劈頭大罵，命令我取下燈籠，我不服氣，問他為什麼，他什麼也不講，衝出去扯下白燈籠，揉成一團扔進垃圾筒。

成年之後，我才明白，當年若是被人看見了去告密，敢在蔣總統的生日觸霉頭，叛亂罪之類的大帽子肯定要扣下來。

小學五年級，某個星期日，老師要我們集體到學校看政治宣導影片，父親懶得載我出門，叫我別去了。

<<千手玫瑰>>

第二天上學，老師當著全班學生的面叫我站起來，問我為什麼昨天沒來看電影？

我畢恭畢敬，據實以答：「報告老師，我爸爸說，那只是演一些愛國的東西，不看沒有關係。」老師足足訓了我一節課，從國家的重要性和共匪的可惡性，強調沒看這個電影的罪過。

有一次下課，同學聚在一起，照著老師剛才上課的說法，同仇敵愾的批判某些人是叛亂分子，是大壞蛋。

我居然引經據典的另持一見：「課本說，孫中山先生革命成功了，才被叫做國父，如果這些叛亂分子這次成功了，是不是以後的課本也會叫他們國父或革命志士。」

諸如此類的事，發生過好幾遍，我曾天真的告訴同學，家裡有叛黨寫的書哦，就像她們炫耀自己家有什麼明星畫報一樣，說得像是在獻寶，簡直不知死活。

有一天，父親忽然替我向學校請假，帶全家出遠門，平時節儉成性的他，居然大老遠帶我們去梨山旅遊，逛完了大半個梨山，一家人毫無目的的跟著父親四處亂走，父親似乎不打算回家。

他低頭問我，還想去哪裡玩嗎？

這是他最慷慨的一次，我記得我們又去了好幾個地方，只是爸爸捨不得買足車票，一家人擠在短少的座位上，像是電影裡那種逃命時沙丁魚般擠在一起的難民。

但是，無處可去了，終究得回家。

聽說那幾天，調查局派人來了，找不到父親，就向左鄰右舍一個個打聽，還追查到台南鄉下老家去，祖母和親戚都被盤問一番。

父親一回到家，就被調查局帶走了。

有人告發了他的朋友，他是為了朋友的事被帶走。

聽說父親堅持不出賣朋友，被調查局體罰逼供……可是父親從不對我們說。

我猜想他是愛面子，他覺得讓小孩知道父親被人刑罰逼供，很丟臉。

之後我們就搬家了。

換了個地方未必沒事，新的雪球開始滾動，同樣是個不算太大的起因，卻造成重大轉捩，無窮的災難開始，監聽、跟監、信件照片失竊、中毒……所有詭怪情節輪番上演，然後我天真無邪的少女時代提前結束。

父親生前希望我去投考調查局，從我讀小學起，他就這麼講，甚至要我背六法全書，及早準備。

也許，這是想彌補他曾考上調查員，卻因沒有入黨而被取消資格的遺憾；或者，他覺得那個地方有令人違抗不得的特權，有命令人聽話的特權？

或有胡作非為的特權？

但年輕時的我，沈緬於詩書樂畫，對他口中的特權或福利完全沒有興趣。

我除了聽話的隨一群黨員同學去參觀過一次調查局，聽話的加入他不想加入的政黨(但他常常很聽話的投票給那個政黨)。

從大學二年級開始，每年，都是他主動替我繳了黨費，讓我維持名義上的黨員身分，以防日後失去進入公職的資格(這是他根深蒂固的想法)。

每年，他寫來的信裡總不忘提起，要跟那個黨保持聯絡啊……直到他過世。

他不知道，我曾有一張蔣經國總統署名的獎狀和小金色獎章(我沒有任何貢獻，忘了為何得到獎狀)。

他也來不及知道，時代變了。

他老是擔心我找不到可靠的工作，他總是說寫作或畫畫會餓死，他扯下我貼在牆上的水彩畫、他沒興趣看得獎的畫作、他輕蔑地掂著我獲得的文學獎座，說這個賣給收破爛的，能換幾塊錢？

我很生氣，不肯聽他的任何意見，覺得他俗氣又現實。

日後有了工作，才逐漸能體會，在他卑微的心願裡，奢望的根本不是特權，只是能夠平安溫飽。

這個貧農之子，自小父親就被日本人抓去當軍伕，經常挨餓，躲在糞裡逃避被送出去當養子的鄉下男孩，他不是沒志氣，只是他更清楚現實，他努力讀書、考試，為了現實，選擇婚姻，也計算現實(母親的姨父兼養父是台南市首位無黨籍市長的市府機要秘書，但也死得早)，因為其他兄弟全當了童工。

當年，整理父親遺物時，發現了一張來不及寄出去的「黨員聯絡單」，原來，他怕我不聽話，不跟黨聯絡，便主動替我和黨聯絡了，上面寫道：「畢業後，能否介紹工作？

最好是公家機構。

<<千手玫瑰>>

」好像是跟神佛祈求一樣，我啞然失笑，他那樣認真的替我繳黨費，難道是在繳香油錢嗎？日後憶起，總不免心酸，原來，他比我更天真。

他不知道，時代真的會變。

時代一直會變，但不見得變得更好，雖然人民總是期望它變，彷彿變了就會好。

這是難免的，人的記憶，往往停留在某個自認為重要的階段，頻頻回顧。

童年時，母親常說起，二二八事件，外祖父母連夜逃亡，之後家宅被某位將軍佔住了，那座巨宅，庭院有整個學校的運動場那麼大，牆砌得很矮，附近的孩子可以翻牆進來摘水果、跳進庭園的水池裡戲魚，平日往來的都是名流士紳。

我曾被帶去原地憑弔，除了剩下一棵果樹，所謂的魚池、花塢、庭園和日式屋舍，早改建成馬路、幼稚園和密密的公寓了。

她說時喟嘆，而我像是站在另一個世界聆聽異國童話，現在的世界、未來的世界，彷彿不著邊際，也離我很遠。

我的現在和未來，未必是當下的現在和未來。

噩夢未曾離去，然而我有另行築夢的權利。

寫這個故事，不是我家的故事，虛構成份居多，但裡面的人物和命運又有些真實，場景借的是另一位朋友的家(聯同我外祖父的家)，國民黨高官之子，童年就擁有貴族一樣的享受和特權，他輕描淡寫地告訴我，他家「不過是」比人早一點有這個、有那個而已。

他又用高高在上的語氣提醒我，千萬不要因此產生相對剝奪感，因為沒有一個地方是你能真正擁有的，你只是過客，你住的房子以前是別人住的，你站的土地以前也屬於別人的……我靜靜地聽著，因為我從沒敢妄想什麼「相對被剝奪」，但他是這麼揣測我；幾年後，他的父親過世，至親要來分房產，他卻十分激動，他忘了他當初是怎麼提醒我的，他說什麼也要保住那個當年國民黨廉價賜給他們的大宅院。

我知道，他並不貪財，他是要他的家看起來仍舊完整，他懷念曾住在這個家裡的所有靈魂，哪怕已人去樓空……我想到當年那位進駐外祖父宅子的將軍，聽說入住不久就被自己的黨槍斃了。

那宅子，不曉得換了多少主人，多少鬼魂，的確，沒有人能真的擁有；即使入土了，進了墳墓，也不見得安寧，外祖母的墳墓在六十年前剛下葬不久就被夷為平地，這個名門美人、留學生、巨富之妻，活在土地上的時間短、埋在土地下的時間更短，屍骨無存。

她死得慘，但她不知道後來發生的事才叫可怕。

我還沒打算寫我家，也不願意寫。

也許我在害怕、迴避某些恐懼，或者依舊選擇緘默，於是往更早的年代裡逃去。

儘管，那個年代和我有距離，六七十年前、七八十年前，也不算太遠，生活氛圍與我的童年彷彿是接近的，至於心理氛圍，能抒解我心中鬱悶之萬一，便也勉強夠了。

小說主要情節停止於蔣公過世那年，那年，我九歲，是我僅有的兩年悠哉歲月的尾聲。

哪怕過了三四十年，我忍不住，總是懷念起遙遠的那兩年。

而那時的蔣公，就像神話人物，離我好遠，他所住的那個台北，對我這個台南小孩而言，就像外國。

至今，我仍能熟背蔣公遺囑，文言文，那時若沒背好，老師就不准我們回家吃飯。

我還能把秦孝儀寫的另一首詞意艱奧的蔣公紀念歌詞，背上大半首 翳維總統，武嶺蔣公，巍巍蕩蕩，民無能名，巍巍蕩蕩，民無能名；革命實繼志中山，篤學則接武陽明，黃浦怒濤，奮墨經而耀日星，重慶精誠，製白槌以撻堅甲利兵……三十年後，我能得意的向年長我五六歲的朋友們炫耀這記性。

當年，全國戴孝，天天在升旗典禮全體默哀三分鐘、唱蔣公紀念歌，我乖乖的照做，可是一回家，還是在浴室裡唱著瓊瑤電影情歌。

哪怕不清楚裡面唱的爱情是什麼東西，不清楚即將來臨的禍害……三種矛盾，時代的緊繃和輪替 / 悠哉的天真 / 民主時代囚籠般的生活，構成我勞累和不斷構想脫逃的歲月。

一直不知道怎麼寫家，從出生開始，我大概搬了四十幾次家，多半像逃難，像換個牢，再換個牢。

這本書，十六年前寫了初稿，用二十萬字，極端念舊的記我童年某短暫時期的家。

<<千手玫瑰>>

十六年後，不要它了，刪到只剩五百字，保留了一位配角的形象，其餘全部另起爐灶，換了主角、換了場景、換了另一個家、換了事件，但感覺似乎更貼近了，貼近我心裡的痛，貼近我懷念的消失的家。

撤換的動機，是當我看了愈多史料，那些口述歷史、國安局檔案、那些獄中的受難者，我變得激動而非感傷，彷彿隔著幾十年時空，有人和你相濡以沫，彷彿倖存就是萬幸了。

我決定把這一時代的這群人納進來，那激動，是因為群體，而非個人。

縱使，故事裡仍私心地隱藏許多自我、許多秘密遊戲、許多抗鬥或逃脫的幻想。

張瀛太

<<千手玫瑰>>

内容概要

俄羅斯玫瑰是誰？

從日本學者的考查、從蘇聯東亞情報部揭出的不為人知的秘密。

一部大膽的小說。

忠誠與背叛，純真與邪惡，無悔與懺悔，交織的感人肺腑的愛。

一朵俄羅斯玫瑰，一個中日混血兒，成為周恩來和蔣介石之間隱藏的愛人 一張雞湯熬法，透露誰是玫瑰真正的愛人 她周旋於中、美、台三方。

她忠誠於任務，又背叛了任務，她效忠愛人，又解救敵人..... 童年，在一次尋找叛軍基地的過程，他們發現了國家秘密..... 他們出生在國民黨高官家庭，他們捲入一場諜影幢幢的風暴.....

而潛伏在蔣介石身邊的中共御醫，發現蔣介石有種怪病..... 三方人馬，在蔣介石的生與死上進行拉扯與算計..... 七十年來的秘密，層層偽裝的身世，步步拆解的謎題。

全書背景，從二十世紀四〇年代中共在台の間諜佈署，到台灣五、六〇年代的大規模捕殺間諜，到七〇年代的監獄大逃亡，到二十一世紀的檔案解密。

最終透露作者的悲憫心態：人類歷史的悲劇，往往不是因為正確與錯誤之間的對抗，而是兩個錯誤間的對抗。

<<千手玫瑰>>

作者简介

張瀛太 台灣大學文學博士。
現任**台灣科技大學教授。
曾獲台灣各大重要文學獎，如首屆國際書展大獎小說大獎，二百萬元長篇小說比賽入圍前四強，中國時報文學獎小說第一名、散文第一名，聯合報文學獎小說第一名，中央日報文學獎小說第一名，年度小說獎，台灣文學獎，教育部文藝創作獎，行政院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獎等...二十六項文學獎。
小說入選中國大陸及台灣多項精選集、連續獲選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之「台灣好小說」。
著有小說《春光關不住》、《古國琴人》、《熊兒悄聲對我說》、《巢渡》、《西藏愛人》，舞台劇本《大人物》、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《盟》。

<<千手玫瑰>>

书籍目录

最初第一部第一章 玫瑰紛紛覆蓋了一切第二章 密碼．玫瑰．雞蛋第三章 旁人未知的密戲第四章 從狗開始第五章 我曾經以為那是海第二部第六章 取之不盡的寶盒第七章 背著大人的遊戲第八章 那個至關緊要的人第九章 這不是一個太平盛世第十章 看世上花落花開、花開花落第三部第十一章 牆縫裡那朵白玫瑰第十二章 赤色的死火山島嶼第十三章 剩下的這幾個第四部第十四章 被犧牲的角色第十五章 我們是在最高的雲端第十六章 她餵的這勺骷髏雨水第十七章 追兵第五部第十八章 那個神秘獨囚第十九章 他走了第二十章 禁不住細究第六部第二十一章 檔案解密第二十二章 俄羅斯玫瑰第二十三章 靜靜的退場後記 鬼魂不散

<<千手玫瑰>>

章节摘录

阿秋，這名字是哥哥取的，至於本名，聽說是既不雅又難寫，連她自己都不肯提。

阿秋沒到我家幫傭之前，遠近的小孩暗地裡都叫她巫婆。

巫婆這名號怎麼來的，大概跟她家那些神秘詭異的儀式有關，大家繪聲繪影，都沒人看得真切，而我，頂多也只見過她臉上塗黑又塗紫的那一次。

不過巫婆並不出來害人，還不算可怕，唯一叫人不放心的是，從前聽說別家的狗鑽進阿秋家，後來被人發現吊在樹頭，全身爛得只剩脖子上的項圈。

但這不能證明什麼，即使比利死掉那天，她也只是露個臉而已。

阿秋是美玉帶進來的，美玉在家裡幫傭三年，後來被母親的好友要去了，美玉臨走前好意找了住隔壁的阿秋進來頂替，她跟父親說，是看阿秋可憐，家裡需要錢用。

父親沒表示反對，只跟母親說：「收了她算是作善事。」

但阿秋只能是傭人的助理，母親覺得她作的菜和談吐都上不了檯面，另外找了春紅來作美玉的事，而阿秋就是傭人的助理，專門幫春紅打雜。

春紅原本也不叫春紅，是叫麗紅，但母親似乎要讓傭人有個等級之別，所以把咱家的排名也賜給了麗紅。

我叫春還，哥哥叫春韶，母親便替麗紅改名叫春紅。

一九五二年，春紅來我家時，才二十歲，年紀比阿秋小，當時阿秋有二十六了。

母親讓春紅專門燒菜、還有服侍我兄弟倆。

春紅的確能幹，家裡客人多時，她能一個人同時照管四個爐子，南、北菜餚都難不倒她；而且春紅讀的書多，談吐不俗，每個客人她都能應對上幾句。

那時父親任報社主筆兼執政黨黨職，母親在調查局作副處長，家裡賓客川流不息，有文壇也有政壇人士，我和哥哥夠不上大人的話題，只能在院子玩嚼牛皮紙之類的傻事，還有躲著春紅來抓人洗澡。

收留阿秋，也許真的是基於同情，但母親沒敢完全信任她。

而春紅可是母親派人作過徹徹底底的身家調查，確定沒有什麼可疑，更沒匪諜的嫌疑，才敢啟用。

哥哥告訴我，從前阿秋臉上畫的那些黑線藍線，是為了給丈夫治病，她族裡傳下來的古法、原住民儀式，她不是巫婆。

哥哥對我展露幾招跟阿秋學來的架式，可惜我沒生病，驗不出成效。

阿秋家裡窮，每天一家人只能分著吃一顆蛋。

她丈夫是做木工的，病得不輕，已經幾年沒工作了，她再也請不起醫生，只好試著自己治……阿秋進我家時，已經快付不出房租了，阿秋住的是隔壁加蓋的小倉房，挨著兩家的牆壁，中間硬搭個小房子，又破又窄，不像屋子，倒像半頂棚子，美玉和隔壁的屋主熟，就這麼把阿秋給介紹進門。

我家在這個社區裡占地最大，政府分配的宿舍，附近只有幾戶，前身住的都是日本高階將官。雖然不清楚父親的地位有什麼特別，但看看旁邊挨著的那些寒酸的小瓦屋，我心裡明白，自己家很與眾不同。

入住前，父親花了四個月時間雇工把原有的規模修造得更理想，前門臨街的圍牆面，植滿一排春蘭秋桂、松杉奇木，還有一夜能連開四十八朵的巨株曇花。

院中花木按四季配置顏色，其間錯落著幾盞石製燈籠，日間頗有樸雅之趣，夜裡燃燈則淨是一片幽幽古意。

院子的側面闢了一條卵石綠竹小徑，繞過主廳，通往後院。

後院蓋了玻璃花房，房中除了奇花異草，大水缸裡還特地養了品種稀有的蓮花。

花房外面，有個六十六平方米大的魚池，魚池邊一棵玉蘭花下，埋了我心愛的比利。

而魚池後頭已不是我家範圍了，那是一片密密的竹林，竹林後頭是河畔。

只要去到河畔，家人就見不到我們了，我們玩得瘋玩得野，把母親教的規矩全拋到腦後；至於春紅，她爐上正忙，管不上我們；而阿秋，既然沒資格服侍我們，所以更管不到我們。

不過春紅若開口催了阿秋，阿秋就牽著西西帶路，西西那狗鼻子特靈，總會找到我們。

有時，哥哥就把西西帶走，說是不留後患。

<<千手玫瑰>>

可是阿秋仍然知道我們在哪裡。

她身手敏捷，一下子從後院玉蘭樹爬到屋頂上去，登高一望，再遠都逃不過她的眼力。

不過阿秋沒興致出來追捕小孩，那不是她的義務，何況她也清楚，沒有惹我們討厭的必要。她有機會就窩在客廳旁，聽父親和客人聊天，然後再跟我們轉述個隻言片語。

(待續)

<<千手玫瑰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